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夏雨的浪漫

郭永韜

烏雲在天邊翻捲成墨
閃電撕開悶熱的幕布
第一滴雨墜地時
整個世界突然屏住呼吸

風裏著雨珠撞進懷裡
我踩著水花撲向你
傘面綻開千萬朵銀蓮
雨絲織就朦朧的紗衣
我們在傘下搖晃成音符
踩著水窪跳成美篇
潮濕的髮梢垂落星光
笑聲撞碎滿街漣漪

雨滴敲打著青瓦
奏響清脆的旋律
屋簷垂下水晶簾幕
與大地跳起纏綿的圓舞曲

雨絲掠過荷塘
荷葉捧起晶瑩的珍珠
蜻蜓貼著水面低飛
畫出一個個濕潤的音符

小巷裡撐起的花傘
像一朵朵綻放的蘑菇
腳印在積水裡蜿蜒
寫滿夏日獨有的情書

雨過天晴的黃昏
晚霞染紅潮濕的空氣
彩虹架起七色的橋
通往浪漫的夢境深處

夏雨是天空的詩行
落在心間
暈開無盡的溫柔與遐想

文藝副刊

海韻

屋頂上的夏夜

劉能燕

炎炎夏日，兒時記憶中，沒有空調的夏夜酷暑難當，而夜晚最消熱解暑的方式莫過于在星空為被、以地為床的屋頂上乘涼，靜享月亮與星星的清輝。那時候，我們一家住在平房裡，所謂平房也就是只有一層的樓房。每到夏天，房間裡就很悶熱，就像一個大蒸籠一樣。即便頭頂的大風扇在竭盡全力地旋轉著，可是轉出來的風絲毫沒有清涼之感。

有一天傍晚，父親突發奇想，說晚上要在屋頂睡覺，這樣大家晚上能夠清涼入睡。我對父親的想法頗為懷疑，但一想到晚上大家都在露天下睡覺，又覺得很興奮，所以趕緊跟在父親的身後想看個究竟。

只見父親提著兩桶水往屋頂走去，把水盡情地傾倒在屋頂上，水流所到之處，水泥地上頓時就發出「刺啦刺啦」的響聲，似乎在感歎被沖洗的涼爽之意，只不過它們是涼快了，那地上卻湧起一陣一陣的熱氣，把我和父親折騰得大汗淋漓。可是不到一會兒的功夫，地上大面積的水就已經蒸發殆盡，父親擔心晚上還是不夠涼快，于是又去打了兩桶水，全部鋪展在地面上。

果然，那晚是涼爽鬆快的，我們躺在屋頂的涼席上，微風徐徐，輕撫著我們的身體，讓人無比愜意自在。我抬眼看著上方的天空，月亮和星星雖然有些害羞，躲在雲彩裡不好意思出來見人，但夜空還是澄淨的，我心想就算是那天宮裡住著的神仙，生活也不過如此。此時，不遠處的稻田里飄來青蛙「呱呱呱」的叫聲，高聳的樹上也發出幾聲蟬鳴與之呼應。一會兒夜空中又飄來一陣陣的狗叫

聲，我想可能是摸黑行動的老鼠驚動了枕戈待旦的貓，貓和老鼠地追逐較量又吵醒了在夢中啃著骨頭的大黃狗。這時候我耳邊響起了父親的鼾聲，清脆而響亮，洋溢著幸福的氣息，我就在夏夜星空下的交響曲中安然入睡。

半夜時分，我醒來時發現我的頭頂上方撐開了一把傘，應該是母親擔心夜深露水重會令我感冒而撐上的。我移開傘，想看一下此時的夜空，原先被雲彩遮擋的月亮和星星竟趁著我們睡著全都出來玩耍了。一輪彎月掛在夜空中又大又亮，周圍沒有雲層的依托，赤條條的，顯得格外突出。而星星呢，則洋洋灑灑地點綴在夜空中，有的在不停地閃爍著光芒，似乎在與旁邊的星星竊私語，有的則靜靜地躺著，似乎在俯瞰著被夜空照亮著的大地。

我被這樣的月光和星光撩撥著，絲毫沒有睡意。我要一顆星星當我的坐騎，背著我去銀河看看。那時候的我以為銀河真的是天上的一條河流，想像著河裡的水應該乾淨得像潔白無瑕的寶石一樣，摸上去肯定比絲綢還要順滑，於是就想著用銀河裡的水洗臉、泡泡腳，說不定還能成為神仙呢？

第二天，我洋洋得意地向我的小夥伴們炫耀了昨晚在星空下睡覺的情景，於是到了夜晚的時候，他們吃完晚飯後就都到我家的屋頂來乘涼了，而大人們因著涼爽的緣故也紛紛帶著涼席過來納涼，屋頂便成為夏夜裡大人和小孩的聚會場所。我們遙望星空，盡情分享著自己知道的關於天上的傳說和故事，大人們就一邊用手不緊不慢地搖晃著手中的蒲扇，一邊聊著農作物的生長情況，比如誰家的田里缺水了，誰家的地裡該鋤草了，等等，好不熱鬧。

如今，記憶中的鄉村早已變了模樣，家家都有空調，不用再到屋頂乘涼。而那時星空下的夏夜，抬頭是詩與遠方，低頭是煙火味十足的生活，怎能叫我不懷念呢？

我曾在徐州及一些北方城市賓館用餐，菜單上也有「鹽水煮毛豆」。

只不過人家下鍋煮之前，將每個豆莢兩個尖端用剪刀平行地斜斜剪出兩個口子（既美觀又方便入味），煮的時候加入裝有八角、茴香等調料的佐料包，煮好後放入冰箱冷凍一會兒，這樣吃著更加冰爽，味道更富有層次感。由此可見，曾經流行於鄉野的「鹽水煮毛豆」，也頗受城裡人的喜愛了。

在清風月明的晚上，農人在院子裡當天坐著，眼前一張小方木桌子，桌上擺著一大盤「鹽水煮毛豆」和一壺酒，晚風輕柔地吹拂著，月亮灑下一片清輝。農人端起酒杯，一輪皓月在杯中晃動著，他愜意地抿一口小酒，接著從盤中揀起一顆豆莢，用食指和中指捏著，輕輕地送到嘴邊，雙指用力地一擠，「撲撲」一聲，毛豆應聲蹦入嘴中，然後啟動雙唇，慢慢地咀嚼著，舌尖傳來細嫩、鹹甜的味道。

接著再抿上一口小酒，吃上一口毛豆……，一天勞作的疲倦和困頓就在這一飲一咀嚼之中化於無形之中，日子簡單，卻過得愜意，又富有詩意。

夏日毛豆香

劉年貴

初夏的風，帶著微微的醉意拂過田野，掀起陣陣碧浪。田埂上排立成行的黃豆植株長出飽實的豆莢，鈴鐺似的在風中晃動著，鼓鼓囊囊的豆莢上長滿了細毛，在絢爛的陽光映照下閃爍著銀光。

正在田里幹活的農人，擦了擦額頭密佈的汗水，起身走到田埂上，摘下一些豆莢，用草帽盛回家。剝出裡面的毛豆，中午的菜就有了。

剝好的毛豆洗淨，下油鍋煽出香味。依次投入早已切好的青辣椒段、大蒜葉，繼續翻炒幾分鐘，加入適量細鹽、味精和清水，等翻炒至鍋內水干時候即可出鍋，這就是故鄉最家常的青椒炒毛豆。嫩綠的毛豆和綠汪汪的青椒呈現在桌上，在這炎炎夏日裡看著便心生涼意，既能愉悅心情，又能給舌尖上帶來味蕾的享受。

毛豆還可以跟雞蛋同炒。將雞蛋磕在碗內，用筷子把蛋液攪拌均勻，蛋液倒入油鍋，攤成薄薄的雞蛋皮，兩面煎至金黃色

時，用鍋鏟將蛋皮切成指頭大小的碎塊，將煎好的蛋皮碎塊盛出。然後向油鍋內倒入剝洗好的毛豆，炒出香味後，再將蛋皮碎塊推入油鍋，一同翻炒一段時間，撒上細鹽、味精，翻炒均勻後加入少量清水，等鍋內水干時，便可起鍋裝盤。

此道菜餚很有特色：顆顆鮮綠的毛豆粒，夾雜在塊塊金黃的雞蛋碎塊之間，彷彿眼前呈現的不是菜餚，而是一件鑲金嵌翠的藝術品。

除此之外，夏日裡出現在農人餐桌上與毛豆有關的美食還有：毛豆炒臘肉、毛豆炒雞塊、毛豆炒干蝦米、毛豆炒酸菜、毛豆炒酸小竹筍……每一道菜都是讓人念念不忘，回味無窮。

最簡便、最絕妙的莫過於「鹽水煮毛豆」了。將採摘回來的豆莢，洗淨後放入煮飯鍋內，隨即向鍋內倒入清水，當水沒過豆莢時便將煮飯鍋架在柴火堆上煮，然後一旁耐心等候，「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等鍋內水開時加上適量細鹽、味精，再煮上十幾二十分鐘，撈出豆莢，瀝干水分，冷卻後即可端上桌子食用了一一夏日

130年「和合共生」，世界電影如何前行？

——訪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意大利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

中新社上海6月22日電 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于6月13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意大利著名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掌舵」本屆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審工作。他曾執導《海上鋼琴師》等影片，憑藉《天堂電影院》獲第42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第6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

作為歐洲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托納多雷因以魔幻筆觸解構現實困境的藝術特質，贏得了「影像魔術師」的美譽。他的作品跨越語言與國界，喚起了中國影迷對電影本體的熱愛，也啟發了一代影人的敘事手法與美學追求。

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週年，也是中國與意大利建交55週年。近日，年近七旬的托納多雷在上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採訪，分享「影像魔術師」的電影奧秘，暢談世界電影發展至今的變化歷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執導的《天堂電影院》是名垂影史的經典杰作，講述了主人公在膠片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樂趣，後來遠離家鄉、成為一名電影導演的故事。關於電影創作，您有何經驗之談？

托納多雷：電影幫助我們每個人瞭解自己的生活，以及可以做些什麼讓生活和整個社會變得更好。對於電影人來說，如果能審

視自己的靈魂，或許也能洞察他人的靈魂；如果能以真誠的心態講故事，觀眾或許會更願意去瞭解你的電影、走進你的電影。這就是電影表達的奧秘。

《天堂電影院》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與我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當我決定拍攝這部電影時，我祇是單純地想通過電影的方式，把這個我所熟悉的故事講述出來。影片中的一切都很可信，所以觀眾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沒有預料到《天堂電影院》在中國、美國、德國、俄羅斯等地如此受歡迎，被廣大觀眾所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會隨時代變遷去解讀這個故事，這是電影帶給我的驚喜。

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技術飛速變革的年代，可用的資源非常多。我想對年輕的電影創作者說，真正能與觀眾交流、引起觀眾共鳴的，是真誠地講述你的故事，祇有這樣才能獲得觀眾的心。

中新社記者：聽說您近期參與了劉慈欣科幻小說的影視化改編。作為一名意大利寫實派導演，「跨界」嘗試中國科幻電影，您是否也在尋求突破？

托納多雷：我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在整個導演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嘗試電影風格的改變，也很享受變換不同風格的過程。

我年輕時拍攝過紀錄片，雖然現在的

「主業」是拍攝講故事的電影，但對紀錄片的喜愛一直沒有改變。一旦有機會，我就會去拍一些紀錄片，如在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音魂掠影》。

科幻電影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種電影類型，它從不同視角講述故事。當有機會參與「操刀」科幻小說影視化的劇本時，我欣然接受了，整個創作過程非常享受，我覺得很好玩。

可以說，我一直被科技帶來的新前景所吸引，並熱衷于此。與人合作、建立面對面聯繫、一起前往世界各地取景，這種製作電影的傳統方式也許依然是主流。但我並不反對在電影中應用人工智能，反而對此充滿好奇，希望有機會通過人工智能拍一部電影，祇憑藉我的劇本就能生成整部影片。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週年。作為導演，您見證了世界電影發展的哪些變化？

托納多雷：在不同文化下，電影幾乎同時被發明出來。它在法國誕生，在德國誕生，後來又在中國誕生。因此，我認為電影不單單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事物，更是人類取得的共同成就。現在，我們已經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電影，這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近50年來，我們有了更多觀影方式，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很多電影。

130年間，從拍攝技術角度看，電影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如影像成像方式、清晰度等。但也可以說電影沒有發生變化，因為從誕生那一刻起，電影作為一種講述故事的方式這一點沒有變。

蔡紹鏞逝世

菲律賓金鵬各鄉聯合會訊：本會蔡紹

詢委員紹鏞鄉彥，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六月廿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六月廿六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拉紀念墓園之原。

蔡敦榮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蔡敦榮桑令德配，蔡府吳太夫人謚錦蓮（石獅市五社〈五星〉）亦即僑商蔡「偉利」，敏順，宗裕，婉微，婉芬，婉容昆玉令慈，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九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擇訂六月廿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訃告

蔡紹鏞

（晉江市永和塘仔頭）

逝世於六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出殯於六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吳幼良

（廈門鼓浪嶼）

逝世於六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出殯於六月廿五日上午八時

流芳百世

蔡吳錦蓮

（石獅市五社〈五星〉）

逝世於六月二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出殯於六月廿五日上午九時